

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佳作：妝畫

瀛苑副刊

文／劉幼梅（中文系）

妳第一次為自己上妝時，只感覺自己是自己手底下的一幅人像畫，一幅抓不準眉心間距而導致整張臉歪斜不對稱，如畢卡索畫中女人一樣以多種角度解構、重新建構錯位而幾何的臉。或者這其實是一部拆拆裝裝零件，彷彿完美卻在最後出現硬體不相容，導致無法運轉的自組式電腦。

然而妳的男人卻一臉欣喜的蹭上前來，用他大狗似的濕熱唇舌親吻舔去那芬芳甜美罌粟花香氣般令人上癮的化妝品，並堅持相信本產品不含防腐劑傷害。他卻無法知道就在他親吻的十分鐘前，這些香氣濃郁的妝品讓妳打了十幾個無法停下的亢奮噴嚏。直至如今妳仍無法了解滲透妳男人的想法，畢竟若要妳去擁吻這一座化學藥劑塗抹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輝煌粉牆，妳寧可去吻一隻貓的鼻子或男人的下腹部。（縱使那隻貓慣常用它小小地三角紅鼻沾吮看似乾淨卻其實仍浮滿尿素的馬桶水。而男人的下腹部總是有一層薄薄的悶了整天濕熱凝成的腥臭情慾尿垢。）

其實妳乃是妳手底下的一幅不透明水彩人像畫，妳用高遮瑕力、黏稠麥芽糖狀的粉底液打一個不透明的中間色底，以均勻原先染色不同、錯綜拼圖般的臉，卻意外地發現妳對左頰總有偏心的力道，兩頰反覆塗塗改改始終不可均衡地弄糊了這張畫布。（天呀！這張廉價畫布的纖維竟然開始崩裂捲起。）

朋友們都繪聲繪影地說上妝後的妳略顯憂鬱，甚至妳化妝後減少進食的習慣，也被誇飾謠傳為妝後憂鬱厭食症。卻不知其憂鬱乃是妳為了加強臉部立體感而煞費苦心，於兩側顴骨投下一片巨大黑色陰影所引起的海市蜃樓式錯覺。而妳的減少進食則為一種悲天憫人的憂傷——妳想妳總得避免那一顆顆被窗縫光線照射出清楚輪廓的粉餅懸浮微粒，因妳進食時扯動肌肉線條而墜落，所引發的超強沙塵暴，來減少螞蟻因能見度降低而互相碰撞的災情。

妳看著腮紅刷、眼影刷、睫毛刷等等等刷，用著水彩筆的力度，（事實上應該要如輕羽柳絮緩拂臉龐，但妳無法控制自己戒除那浸淫已久的水彩筆的速度感與下筆重量。）在妳咧開美國短吻鱷一樣巨大僵直難看的微笑臉頰上，不斷高速旋轉催眠著一種有精神的人工胭脂色，或在眼窩處勾出遠景、近景兩道交互雜揉揚長至眉尾的顏色

。而在妝成一瞬，妳卻眼花看見民國八十年代林正英殭屍片中的曲線蹦跳殭屍以著臉上，不知是為了增加血色，亦或驚嚇觀眾而黏上的兩坨鮮豔紅色不明正圓形物，與神明座前八家將開臉後高勾的眉眼做了一個又神又鬼的藝術性結合。

可是，一些不甚熟稔的人們：那些個一起工作的星巴克上司、夥伴，美髮沙龍裡濃妝豔抹設計師、見面佯裝沒看見以避開打招呼此一麻煩事的同學、菜市場的據說是外婆摯友的阿桑、包括路人ABC甲乙丙，卻總是說妳上妝後成熟、好看、有精神。（或者這不過是個彼此不了解者之間，佚失話題後唯一能攀上的救命繩索、解除尷尬客套話？）

或許，妳並不是妳想像中的表現主義孟克式人像畫，而是一張經過Photoshop修過圖後的高解析泡麵碗蓋圖片，玩著一場所謂事先聲明圖片僅供參考，與實際內容不符，便可以大家都心知肚明、你情我願以為自己已然清楚便不是上當受騙的文字遊戲。（反正教妳繪畫的老師倡言繪畫不是照片，美比寫實更重要。）

於是，妳與無數女人們所做的將成為另一種不屬現實屬於美的藝術。（縱使其不一定真能順利隸屬於美的名下，但在自由氾濫高漲之後，其妖鬼蛇神的造型卻也可算是現代的另類街頭藝術。）妳開始不堪的學會用妳手中妝具去描畫著一個個不是自己的新的自己，妳創造了另一個自己、另一個生命假象來褻瀆上帝威權。最後妳讓自己真正的身影用一個慢鏡頭淡出這個2D平面的社會全幅布景，而在闌靜中徐徐浮現那大量陰影、粉色腮紅、完美膚色所拼裝成的輪廓，並用那個初製成動作尚嫌機械制式，每走一步一動作便發出喀噠喀噠聲響的輪廓去步入脫離伊甸園後，有著華麗裝飾卻其實框架空心虛偽的人類之國。

2010/09/27



圖 洪翎凱